

TIAN SHI JIE DE MI HU NU SHENG

天使街的迷糊女生

童薇薇 著

当当当当！超级至尊迷糊女生闪亮登场！

等等，她的王子呢？噢！刚才还在身边啊？

唉！我找，我找找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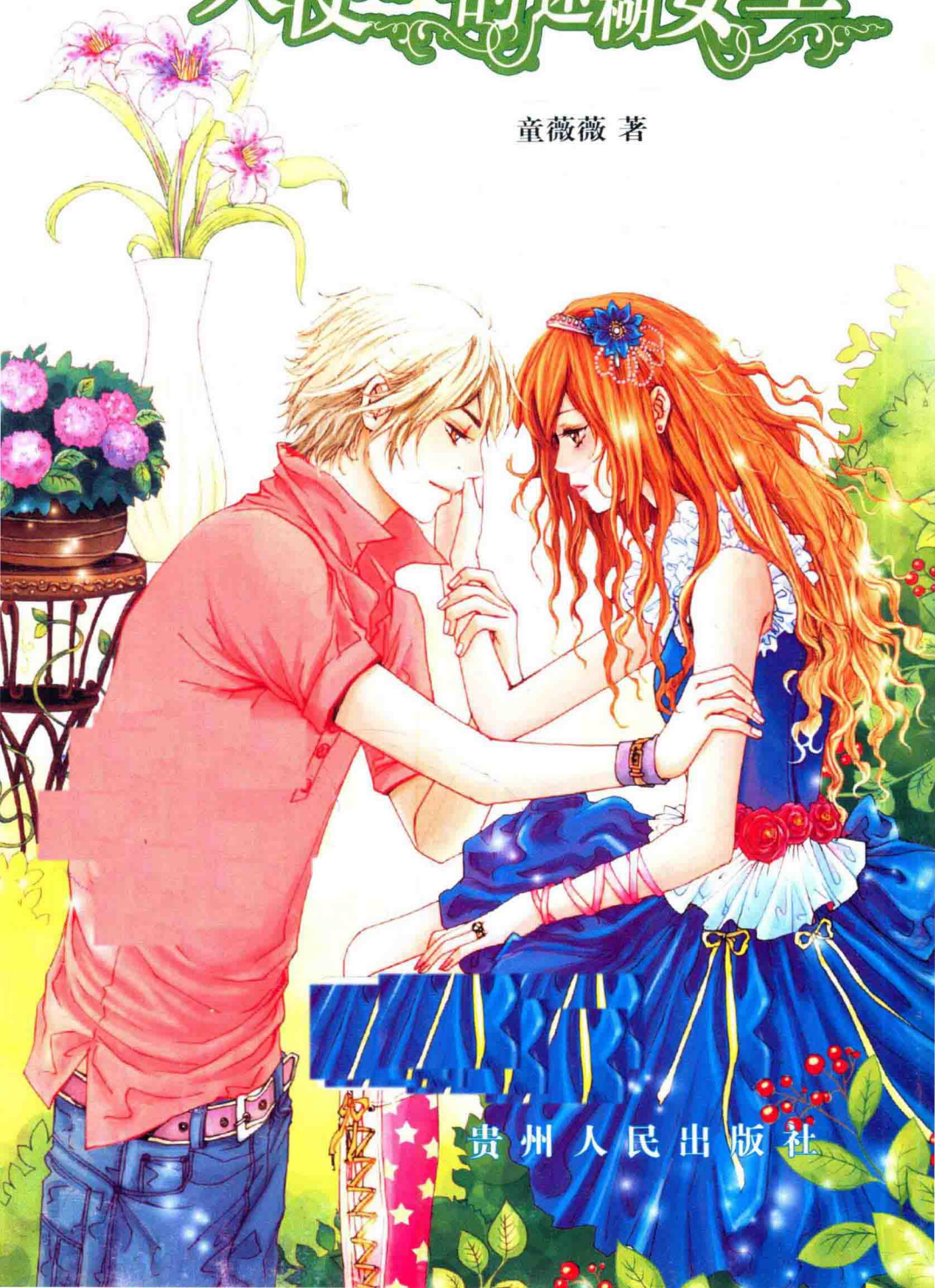


贵州人民出版社

TIAN SHI JIE DE MI HU NU SHENG

天使街的迷糊女生

童薇薇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街的迷糊女生/童薇薇 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11

ISBN 7-221-07550-6

I. 天... II. 童...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289 号

天使街的迷糊女生

作 者:童薇薇

责任编辑:朱 江

封面设计:通联图文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1)

电 话:0851-6829704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960 1/16

印 张:12

字 数:11.5 千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21-07550-6 / I·1521

定 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天使街的迷糊女生

当当当当！超级至尊迷糊女生闪亮登场！

等等，她的王子呢？咦！

刚才还在身边啊？

唉！我找，我找找找……





目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CONTENTS

1 第一章

遗落的天使

12 第二章

『白脸贼』

27 第三章

倒霉的应租者

41 第四章

妖孽的魅惑

57 第五章

『膏药』阻击战

75 第六章

天使在梦游？

93 第七章

『王子』现身



目录

CONTENTS CONTENTS

107 第八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119 第九章

Matchmaker

137 第十章

『传家之宝』

150 第十一章

恩怨情仇

166 第十二章

表哥一箩筐

183 尾声

迷糊天使 vs 梦游先生





第一章 遗落的天使

凌乱的头发,破烂的书包,迷糊的脑袋,天使的面庞……千金小姐被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砸了个正着。是什么事情?拒之门外,被人嘲笑,还是流离失所?错错错!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就是遇上了丧尽天良的“她”!

我站在墙根下仰起头,一只手拽着拖在地上的大书包,一只手托起鼻梁上的近视眼镜,踮起脚尖费力地读着墙上新张贴的一张寻人启事——

寻人启事

本人现招聘房客一名。

要求:男性。18到22周岁。品行兼优,生活自理能力强。有做保姆经验者优先考虑。

有意者请于×月×日下午3点到5点前往天使街6号接受面试。过期不候。

××年×月×日

“什么乱七八糟的!寻人启事不像寻人启事,招房客不像招房客,找保姆不像找保姆,害我仰着脖子看了半天……哎呀,脖子都酸



天使街的迷糊女生

了！”

我低头扭了扭酸疼的脖子，大眼镜差点儿从鼻梁上滑落下来。

“不过说起品行兼优和生活自理能力强，嘿嘿，我倒是蛮适合的……”

正在我得意洋洋自言自语的时候，一个面容酷似沙皮狗的老太太顺着墙根从我的身边缓缓经过。在她看见我的一霎那，眼睛里露出两道怪异的目光。

“看什么呀！”

我对着她背后没好气地小声嘟哝道。

没想到“沙皮老太”听见了我的话，她警觉地竖了竖耳朵，停下脚步，缓缓回过身。我吃了一惊，赶紧用手捂住了嘴巴。

“嘿嘿，小姑娘！”

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抬起挤满皱纹的笑脸对我说起话来。她的下巴随着声音蠕动的时候，两片脸腮像是嘟噜在颧骨上的两张皮，不停地来回当啷着。

真不愧是沙皮。我偷笑了一下。

她用同目光一样怪异的声音嘿嘿笑着说：“小姑娘，想租房子吗？你有钱——吗？”

“沙皮老太”用一双钢蹦儿一样的眼睛不停打量着我，扯着声音把那个“钱”字拖得老长，两片脸腮像极了两张随着风摆动的钞票。

我像没有钱吗？我很不服气，但还是低头看了看自己——

凌乱的头发，脏兮兮的衣服，裙子上撕破了几处大口子，还拖拉着一个破麻袋一样飘零着碎片的烂书包。天哪！整个一个乞丐呀！难怪人家会这样说……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尽量保持雍容的仪态。很快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在我们的不远处，一所漂亮又豪华的二层公寓正伫立在那里，我指着它，神态傲然地对“沙皮老太”问道：“您知道——那是谁家的房子吗？”





她抬起昏花的眼睛，茫然地看了一眼那房子。

我得意地坏笑起来：“……嘿嘿，不知道了吧，那可是我家的房子！老奶奶，您说住在那种公寓里的小姐还用得着出去租房子住吗？住在那种公寓里的小姐，难道会没有，咳咳，钱——吗？”

“沙皮老太”惊愕地张大了嘴巴，两片钞票脸腮随着下巴一齐掉在了地上。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所房子，脸上挂满了将信将疑的神情。

我甩了甩扎在脑袋两侧的羊角辫子，像甩着一对天使翅膀一样，挺胸扬头，拖着破烂儿一样的书包昂首阔步地向那栋二层公寓的大门走去。

我熟练地打开街门，熟练地穿过小花园，熟练地按响大门左侧“叮铃铃”的门铃……这一系列熟练而潇洒的动作让后面那个用两只“钢蹦儿”紧瞪着我的“沙皮老太”目瞪口呆，仿佛我再做一个动作就可以听到钢蹦儿弹掉在地上的声音了。

片刻的等待后，一个尖细的女声从门后传了过来。

“来了来了，谁呀？”

我一边用余光瞟着两个“钢蹦儿”反射出来的光芒，一边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唱歌一样抑扬顿挫地大声喊道：“是我呀——妈妈——！快开门——！”

大门“咣”一声打开了，我得意地将余光从“钢蹦儿”那儿挪开，充满幸福地抛洒在了站在门口的女人脸上。

然而，当目光和门口那女人的脸相接触的一霎那，我彻底傻眼了——这、这女人是谁呀？根本不是妈妈，是一个陌生的面孔！室外温度骤降到零下120度，所有表情都僵在了我的脸上，“得意”和“幸福”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也因为严寒，不幸夭折了。

“你是谁呀！”

那女的不客气地打量着我问道，并警惕性地把门关窄了一半。

“你、你、你又是谁呀！”



天使街的迷糊女生

我结结巴巴又怒气冲天地嚷道。

那女人狠狠白了我一眼，冷冰冰地甩了一句：“神经病！”大门像打开时那样，“咣”得一声紧紧关上了。而我总觉得，这次“咣”的声音特别大。

“神经病？你才神经病呢！”

我用几秒钟将情绪稳定之后，潇洒地做了一个180度大转身，拖着破布一样的书包和满肚子的冲冲怒气，熟练地穿过小花园，熟练地打开街门，熟练地站在门前，仰头向街门旁的门牌看去——当然，这个动作并不怎么熟练。

蓝底白字门牌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水晶街1号。

我不解地搔了搔左边快散掉的羊角辫子，自言自语道：“没错呀，明明是……”

“嘿嘿嘿！”

一阵听似压抑了很久的笑声突然从身后传来。

“谁呀！谁在笑！”

我暴怒地回过头，却看到了那个长着钢蹦儿眼钞票腮的“沙皮老太”——我早把她忘记了。

她将笑容和皱纹凝集在脸上的每一个角落，眼睛里放射出刺目的光。她把两嘟噜脸腮意味深长地晃了晃，仿佛在叹息着什么，便转过身沿着墙根继续缓缓向前走去了。

我重新站在熟悉的二层公寓前，习惯性地用手托起眼镜——相对于小小的鼻梁，它显得实在是太硕大了——抬起头，用陌生的目光打量着它。一下子，我对自己的记忆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

这是我住了17年的家吗？……很眼熟，再仔细看看——又似乎不太像：门口的草好像太高了点儿，花园里的玫瑰乱了点儿，大门的颜色也浅了点儿，就连屋顶上的那两只鸽子也那么面生……喂，鸽子们！我认识你们吗？



鸽子们不回答，扑啦啦地飞走了。

门牌号总应该没记错吧？……难道是水晶街11号？……柠檬街3号？……或者是百合街17、18、19号？

想着想着我着急起来，气急败坏地拍了一下那个足可以粘100张邮票的浆糊脑袋。随着脑袋震动的余波，硕大的眼镜差点儿从鼻梁上滑落下来。还没等我手忙脚乱地把它按回去，左边的羊角“小翅膀”又耀武扬威着抗议似的散掉了。

“难道是着了魔了？”

在将一切收拾停当后，我一圈一圈绕着房子喃喃自语道，“难道是我家的房子飞走了，Doris的房子飞来了？……检查一下，房子底下有没有压着一个巫婆？没有，不过……嘿嘿，外国的房子也无非是这个样子啊！”我暂时忘记了目前的窘境，绽开笑容高兴起来。不管怎么说，不出国门就可以看到国外的房子毕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呀！

然而笑容很快就被愁容代替了。既然这不是我家的房子，那我家的房子在哪儿，我又该往哪里去呢？想到这里我不由得耷拉下脑袋——过了那么久的小姐生活，还是第一次尝到了“颠沛流离，束手无策”的滋味。

怎么能坐以待毙！看来，只有动用我的杀手锏了！

我大喊一声当作为自己打气，便掳起袖子拖着书包，雄赳赳气昂昂地坐到了紧闭的大门前。我轻轻抬起手，伸出三根指头捏成兰花，摆起处女座沙加的标准坐姿来。那表情神圣而庄严，相信完全可以令天地动容。在做好一系列的准备之后，我开始念叨起我所知道的唯一一句咒语来。

我竟然会咒语？我一边念着一边想道。真是太厉害了——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咒语是一件相当神奇的东西，才念了不到五遍，大门就“砰”得一声自动打开，还伴随着不太悦耳的女高音：



天使街的迷糊女生

“哎呀，我的妈呀！你坐在这儿念叨什么呢？！”

我抬头一看，还是那个女人。于是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瞪圆了眼睛准备质问她究竟是从哪国飞过来的，施了什么魔法，我家的房子又飞到哪里去了。然而还没等我开口，那个女人的态度却突然和蔼了下来：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在这种狼狈无助的境遇下，有人能够用这种温和的语调对我说话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恩赐，那颗强烈的自尊心在它的感化下刹那间崩溃到一塌糊涂。

于是我收拾起嚣张气焰，垂下头，像小学生一样乖乖地回答道：“我叫司晶晶……”

“你是司晶晶？”

那女人打量着我，脸上露出一种将信将疑的神情。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让我想起了钞票和钢蹦儿。

“是，我是司晶晶。你看，我有学生证！”

我隐约觉得事关重大，于是赶忙将学生证从书包里掏了出来。用不着拉拉锁，因为书包的侧面已经撕开一个大口子，直接把手伸进去就可以了。现在能证明我身份的东西就只有学生证了。

那女人拿着学生证上的照片，将我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打量着。

我能理解。学生证上的我很漂亮：脸上抹着妈妈的高级化妆品，头上扎着可爱的“天使翅膀”羊角辫，身上穿着俏皮的名牌服装，还有一副露出一排洁白牙齿的可爱笑容。

对了，笑容！我灵机一动，赶忙抬起袖子使劲儿抹了抹脸上的灰尘。照着照片上的模样，我咧开嘴巴对那女人干笑了两下。就这样，审核终于通过了。

然而这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好运气。那女人微笑着将学生证还了回来，从门后拿给我一个信封，态度和蔼却心不在焉地寒暄了两



句,就毫不客气地再一次将我关到了大门外。

我走下台阶,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里面有一封信和一张飞机票。信上写道:

My dear 晶晶:

刚才那个阿姨是水晶街1号的新主人,怎么样?比起她来,妈妈还算是漂亮的吧?哈哈哈哈哈!

对了晶晶,毕业旅行还没结束么?再不回来可就赶不上去美国的飞机了!我带着你的行李先走了,飞机票给你留下。记得准时登机,千万别晚点哦! ^_^

爱你的妈妈

×月×日

“有飞机票就行。”我深深松了口气,心情重新快乐起来。

拿着飞机票跳着舞旋转在街道上,我突然想起那个只认钱的“沙皮老太”。于是我面对着她离开的那条街道,晃着飞机票高声叫道:“你看你看,我是这所房子的旧主人!相信了吧?”

蹦跳完毕,我兴奋地打开那张满载着“幸福”的飞机票,面带笑容地轻轻诵读起来:“×月×日4点50分,嗯,刚刚好……等、等一下!×月×日4点50分!天哪,不就是今天吗?!”

我不顾一切抓起口袋里的手表,表针刚好愉快地“滴答”在4点50分上!

也许是为了配合我的心情,一架满载着“幸福”的飞机“轰隆隆”从我的头顶上展翅飞过。我仰望着渐渐变小的飞机,欲哭无泪地叫道:“你把我的幸福带到了美国,那我怎么办呀?!”

完了!一切都完了!

我垂头丧气地顺着墙根向前溜达着,想着今天的晚饭,想着明天的早饭,肚子偏偏凑热闹似的“咕噜噜”叫唤起来。饿一两顿没关系,最可怕的是今晚连一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呀!

突然,我想到了开始看到的那个“寻人启事”。或许,在天使街可

以找到一丝安慰和希望？

再次走到“寻人启事”下，我的那张脸一定像极了两个动物——狼、狈。左边的脸是狼，右边的脸是狈。幸亏现在是夏天用不着戴围巾，不然合在一起可就成了“狼狈为奸(狼、狈、围巾)”了。

“唉——！”我忧郁地叹了口气，抬头重新看那张“寻人启事”：男性。18到22周岁。

条条要求都不符合……但是豁出去了！无论如何都要尝试一下！

说不定，房东是一个温柔慈爱的老大妈，无儿无女，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她看我哭得那么惨，一定心生怜惜，同情心一发作就将我留了下来。给我吃供我住，疼我喜欢我还将我认作干孙女。她给我买新衣服，买飞机票，还亲自送我到了美国。可不幸的是，到美国不久，老大妈就患了重病，将不久于人世了。在弥留之际，她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颊，欣慰地说道：“感谢上帝，让我在闭眼之前还有亲人陪伴！”……

“唉——！”我又叹了口气低下头，心中无限惋惜。突然一声清脆的“当啷”让我从白日梦中回过神来。

怎么回事？我摸了摸鼻梁，感觉有什么东西顺着它滑了下去。

隔着一片薄薄的迷雾，我在地上摸索着，终于摸起了一个一条腿的东西——天哪！我的眼镜！

好不容易将那“一条腿”重新挂到耳朵上，却看到了一个万花筒一样支离破碎的世界。都怪小时候妈妈限制我看漫画，只好躲在被窝里借着月光看。现在可倒好，每天顶着一副硕大的近视眼镜，搞得自己就像个漫画人物一样！

戴着那副怪异的眼镜，深一步浅一步走在地上感觉软绵绵的。我突然想，宇宙中的太空人无非也是这样吧？

离面试时间只有5分钟了，我跌跌撞撞摸索着向前走去。还好天



使街和水晶街隔得很近,不然非跌个鼻青脸肿不可吧!

很容易摸到天使街6号,时间刚好是5点整。我来不及喘口气,就手忙脚乱地敲响了天使街6号的大门。“竟然不装门铃……”我打量着大门纳闷儿地想。

门很快就从上面拉开了——怎么? 拉开? 竟然不是推开!

“寻人启事写得奇怪,大门设计得奇怪,如此类推,房东也一定是个奇怪的人吧?”在我喃喃自语的时候,奇怪的房东已经从奇怪的门中把奇怪的脑袋探出来了。

“奶奶好!”我一边亲切地微笑着,脑中一边上演着那一系列千里寻亲的感人事件。

“什么? 你叫谁奶奶呢!”一个嫩声嫩气的声音。

感人的梦境在我的眼前戛然粉碎! 原来、原来房东不是慈祥的老大妈……

我推了推“万花筒”眼镜,五彩斑斓,什么都看不清楚。但从声音来判断,房东一定是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子——我的耳朵还是很灵敏的。

据我了解,女孩子的耳根都比较软,如果我多滴几滴眼泪她或许会同情我吧? 说不定她还会陪我一起掉眼泪呢,又说不定她流着眼泪给我买了机票,亲自送我回美国,于是我们成了一辈子的好姐妹……

想到这里,我甜甜地重新寒暄道:“姐姐好!”

房东姐姐没有表现出我预料中那种同情的样子,只是对我恼怒地扯着嗓子大声吼叫道:“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说,你敲我家窗户干什么!”

“窗、窗户? 这个从上面拉开的……是姐姐家的窗户吗?”

“怎么? 难道还是门吗!”

我想说我真的以为这是门,但忍住没说。这个房东姐姐的脾气好像不太好,我瘪了瘪嘴,或许她不会流着眼泪给我买机票了……